



標點加評

裝窗異單
吳在松

海廣益書局發

標點批註 螢窗異草 卷下

長白洪歌子著 武林隨園老人評 溧陽許慕義標點批註

綠綺

惟其能歷
得素志不
爲人言所
感故能得
美體之婦
而享閨房
之福

高郵李生，風雅罕匹，年二十，琴瑟猶虛；竊自矢，非誇光之美，弗與問名。有知其志者，咸勸曰：「佳人未必真有，若何遲好合而待毛施，恐鏡臺未下，潘鬢將星，九十春光，不亦大半虛擲乎？」生笑而不答，終夷然不屑與雞鶩偶；如是者數年，迄無所得，而堅持如故。一日清明，親往掃墓，祭畢歸，路遇亡僕忠；蓋其童時已歿者，猶彷彿記憶之，恍惚中且忘其死，遽呼曰：「若承夫人命，來迎我耶？家中亦無所事，何太匆忙？」李時惟母在堂，父已早卒，故云然。忠曰：「若主人欲見公子，非主母也。」李甚驚愕！重以父命，徑隨之往。同至一巨宅，閉閤高大，甲第連亘。生欲入；忠止之曰：「主人甚怒公子，將施扑責

身爲異物
猶不亡者
之婚與父
母妙乎之
心可謂切
矣

今之子弟
獲信自白
結婚始傳
李氏之衣
鉢

，此地無人可解，若得新姨一緩頰，庶幾能迴雷霆；待忠入懇之！公子始可進見。」生茫然，罔知所措，惟詢曰：「新姨何人？」對曰：「主人新納之妾也。」乃入內，良久方出，告生曰：「新姨諾矣，見卽爲公子解之。」遂導之入門。生知父怒，心頗忐忑不定，趨趨而前，屋宇美好，絕類公侯巨家；有一堂，顏曰：「鶴棲」間其無人，而輪奐之華，倍極壯麗。有頃，其父出，從者祇二三小鬟。父衣冠無異生時，呼而進之曰：「若來前！汝爲人後，不以嗣續爲念，而惟佳麗是求，是誠何心？」言已就坐，盛氣相向。生伏地屏息，不敢仰視。父將命忠行杖。生甫頓首白曰：「兒不肖！誠負父恩，但思室家爲人生重事，脫非所願，而曲就之，實同附骨之疽；望大人寬其罪！使得遂其私，則罔極之恩，益同天地矣。」語竟，崩角至流血。父愈怒！呼杖愈急。忽屏後一麗人，粧飾甚盛，含笑而出；謂生父曰：「滴聆公子之論，亦年少恆情，公勿過于苛責。如果抗懼未諧，妾家娣姪，頗有佳者，請卽執伐，不亦喬梓願俱遂乎？」生父怒猶未解，忠又從旁

即以婚娶
爲緩頰之
地是善于
解紛者

憇之；乃曰：「任若爲之，予終不樂有是子！」拂衣徑入。忠引生拜謁麗人，如庶母禮；卽命坐，且語婢曰：「速召諸妮子來，請公子自擇！若可，予卽力任之。」婢去未移時，俄聞香風拂拂，發于庭側，有好女子十餘人，或衣鮫綃，或披翠氅，淡粧豔服，紛沓盈階；年皆十六七，容色殊尤，俱端肅檢柙，向麗人而拜。麗人歷指其名，俾生遴選。生已五色眩目，罔知適從；至一垂髫兒，年齒尤卑，獨著煙縠之衣，容光照映左右。麗人顧之，謂生曰：「此綠綺，子之猶女也。公子以爲可否？」生熟視之。綠綺含羞舉袂，態更動人。生卽首肯者再。麗人目忠大笑曰：「公子巨眼故不差！遂麾諸女使退，惟留綠綺使伴生坐曰：『汝今爲吾家新婦矣，善主中饋，無貽厥父母羞！』」綠綺慚報，若無以自容，而數以橫波矚生，意似許可。麗人卽起，趨入報生父；有頃，復出曰：「癡阿翁！怒故未息也。」遽命忠治青廬，又出新衣一筒，俾生與綠綺，俱更其故者，周匝縝密，無異慈烏。生亦心竊感之。將夕，堂中皆燃巨燭，生父始出受禮。謂生曰：

「此皆婢子好事，老夫頗不耐此！」已而交拜成禮，送入庭後一華屋，供具豐美，錦繡燦陳，均出麗人之賜。生促綠綺就枕，代爲解衣，鶯雛燕乳，不禁啼紅。歡畢，生始展問里族？答曰：「妾與姑，皆胡姓父母遠任劍南，妾姊妹賴姑以生，故婚媾一唯其命；父母不必與聞也。」平明將起，早有小婢來窗下相喚。生與綠綺盟濯訖，綠綺易髻而髻，往謁舅姑，生亦入省；見父與麗人方共坐，謂之曰：「兒已有婦，宜遄歸，恐若母倚閭腸斷矣！」生不忍別父，長跽涕泣，不願行。父始笑曰：「癡兒子！此豈汝久居之所耶？」生乃悟。父出白金二笏，與之曰：「將去奉母贍妻，多與恐不勝任也。」麗人亦囑綠綺，善事乃姑，勿倚嬌癡，如在我處；亦贈簪珥一篋，衣襦數十事，亟遣之歸。生與綠綺皆泣，不能出聲；父與麗人亦有慘色。無何，忠入勸駕曰：「輿馬已具，少主夫婦可行矣。」父乃變色叱生曰：「畜產戀父，竟不念爾母耶？」生不得已，始泣拜請行。麗人親送之出門，果有僕馬相俟；綠綺坐油壁小車，生亦乘小驪駒，夫婦行半里許，迴

孤也而能
體諒人情
若此直謂
之人焉可
矣

首顧視，猶見宅第宛然，麗人與忠，倚門遙望，若揮涕目送者；既遠，遂不見。及歸其家，母果思縈甚苦，生借綠綺入，登堂拜見，母乃大驚！詢所自來？生具以告。母恍然曰：「嘻！新婦之姑，殆狐也。汝父中年，讀書外室，夜輒有美女來相伴；詰其姓氏？俛而不答，與談古今詩文，其應如響，兩情眷眷，漸及於狎。」女辭曰：「使君自有婦，妾不忍已雙而令人雙也。必欲相歡，請俟一紀之後。」遂去，不復來。及汝父易簀之時，忽謂予曰：「若人來相迎，我死得所矣。」予問伊誰！答曰：「十年前燈窗共話者也。」言訖遂歿。時兒尚幼，故不以告汝，今以斯言斷之，當是此耳。」生亦述其願復之恩。母曰：「渠以吾子爲子，吾即以渠姪爲姪，報稱庶幾不爽。」遂撫綠綺如己出。同人聞李一朝有偶，咸竊笑曰：「李子果飢不擇食矣！」李聞之微哂，張筵設飲，徧召諸友，黠妻使勸拜，一座盡驚，謂非塵世所宜有；由是羣噪遽息。明年，舉一子，頭角非常。生銘行，又復遇忠於途，拜而言曰：「主人聞公子弄璋，不勝欣慰！新婦亦令傳語。」

此子穎異，必能光大門閥，宜好撫之！」語畢，遂失所在，生爲詫嘆良久。今其子年僅八齡，卽通毛詩左傳，對客酬答無失次，人皆望而卜其爲百年之偉器也。

總評「甚矣！父母之劬勞靡盡也！冥漠之中，猶念其子之塊然，况生居堂上者乎？乃父有狐妾，厥子亦有狐妻，李與狐殆世爲秦晉者矣。而非狐之賢淑，其父既長負向平之債，子亦終乏范蠡之緣，不爲良朋之笑柄而幾希！」

註解

自矢

猶自誓也

毛施

毛施西施古之美人也

一紀

十二

癡狐

癡狐者，同郡吳公之寵姬也。性憨而善媚，故號之以此，實非狐也。公諱曉，戊辰進士，以冏卿致仕，年僅六旬，頗以聲色自娛，而極意蒐羅，終鮮尤物，心不免歉然。一日暮春，游於郊外，獨攜二小奚，親賓子姪，咸莫之俱，意蓋有所冀也。行及負郭，桃英將落，棠花漸開，公因口占曰：「結子桃花顏失色，沿

此則逼肖
聊齋之嬰
甯而寫癡
狐之天真
關漫與其
以死殉主
筆法超妙
又直駕留
仙而上之
矣

畦野菜蕊空香；可憐一樣閒風月，難向枝頭覓海棠。」吟訖，四望悵然，忽聞籬落間有嘻笑聲，且恆探半身以相望。公視之，花不屑粧，柳不勝衣，一妙齡絕色人也。公大悅！僞言口渴，遣小奚丐茶，兼詰其姓氏？小奚將公命。籬邊人笑曰：「個老子口無停聲，宜其渴也。雖然，予家亦無閒爐灶，烹茗，以待子不時之需。」小奚又以姓氏叩之？答曰：「予不復記憶，我父母容或知之。」即呼曰：「阿母！我家亦如人有姓耶？渠來問我，我則無由知。」公不禁大噱！童亦粲然。有頃，一媪出，荆布修潔，蓋其母也。問客何來？且曰：「癡兒固無足與語者，幸勿見哂！」公因致揖，親叩其里族？則王姓，夫故業農，家甚貧，見者乃其少女，年十七，卽癡狐也。公知其可餌，絮語移時，乞茗一甌而飲之。復自白曰：「予郡中吳太僕也，與若夫爲桑梓，不忍坐視若貧，異日可令渠詣我，當少爲資助，毋憎薄。」語已，稱謝而行。女猶在籬畔自言曰：「東家小二姑，誰子鬪草，那得竟弗來？」無何怒曰：「人各有目，而獨孜孜視予；又臨去幾回頭，

白鬚將不贖矣。」母呵之！乃止。公歸，語閹人，有王某至，當亟爲之通。翌日果來，公厚款之，出十金以贈，且囑曰：「倘有不給，亟來商，勿以造門爲嫌！」王欣然返。公家人，舉莫知公意。由是不時周卹，十旬已五六十金。王小康，舉家靡不感戴！公乃遣冰，王夫婦始悟公捐惠之意，既慕其利，兼懷其德，遂許之。鄉里或爲女不平，女獨漠不爲意。及婚，公以五百金爲女父母壽，始迎女歸。其父母流涕送之，女之癡態如故，謂其母曰：「胡不隨予嫁去，吃著不盡矣。」母大悲！唾其面！比至公家，引謁夫人，並晤其同列，靡不笑其癡，遂不復與之較禮。至夜，公入其室，女絕不羞澀，直前捋其髭曰：「此物更蒼於阿父，恍疑汝兄而渠弟矣。」左右皆竊笑。須臾闔扉，公與之解衣，亦不之拒，惟至袒服，遽以手格之曰：「予生平未嘗去此，豈至汝家，反令予裸體度日乎？」公笑而諭之曰：「汝旣嫁，則此衣且去矣。」女終不從。公強之，乃呱呱大啼，呼其父母不置。公不忍以力，竟擁之和衣就枕，俟其寐而後去之，甫能成歡；女又嬌啼大

作，幸其性柔順，公復以甘言誘之，始得竣事；然已流丹浹席矣。詰朝同起，女粧成出見，賀客皆驚嘆其豔。女則時時私語同輩，告以夜來情狀，并述所苦，鮮有不捧腹者。數日後，漸入佳境，又津津樂道之；聞者又不免生妒心，女亦不覺。公知其癡，故聽其言，不之禁。女則事公益謹，且媚甚。公豐於鬻，晨起多見擾亂，女蓄盂水於枕畔，以香口溫而梳理之。公儉於肌，重裯猶憎堅硬；女鋪新絮於榻上，以柔肌轉而暱就之。公飲則茗必親嘗，公食則肉皆經箸，公坐則以掌撫其席，公行則以腕持其腋，公喜則無戚戚之容，公怒愈有諄諄之色，公是以愛若性命焉。女養指甲最長，一夕，衾內誤傷公，公不忍言。女知之，憤恨不寐，挑燈獨起，盡剪之；公止之亦弗聽。公誤唾其衣，此衣遂不更。公問之，慘然不答。公知其意，乃嘆曰：「汝非全無心肝者，誰謂爾癡也？」因贈以詩曰：「抱璞誰知美玉成，人前故作太憨生；祇因一語留情後，始信聰明盡遜卿。」由是益暱之，同列罔不妒，惟夫人獨憐之！每曰：「汝曹誰無枕席情，可能學渠熨貼老

翁耶？」然女竟以此得癡狐名，蓋亦出於憎者之口。獨是女寵雖專房，無所不用其媚，惟至牀第之事，則不少曲徇。公欲與之狎，輒辭曰：「少者固樂此，老者將何以堪？豈可以予少，而不念公之老。」其言益不癡，公愈賞之；因而百夕之中，僅得數逢，而不以為歉，公得以頤養。公年七旬，屆誕辰，戚族畢賀，家人亦無不稱觴。女不知慶，獨茹素彌月曰：「願公再延一紀，無敢奢望！」未幾公病，女奉湯藥，衣帶未之離身。公疾益劇，竟不起；女忽辭公欲行，疑其有異志，詢以焉往？答曰：「願先公行，爲公驅狐狸於地下。」言已，頓仆於地，七孔殷然，則已飲酖半日矣。公太息許時，復大笑曰：「若不負我，我何悲爲？」亟呼諸郎君至，遺命以女屍合葬，瞬息亦卒。諸郎君克成父志，不敢有違；迄今詢吳氏之塋，必曰「癡狐墓」，女之名與公皆不朽。

續評「狐而媚則有之，而癡吾未之見也。媚而癡則必不癡，癡而媚則極其媚，古今來愚忠愚孝，人未必不以爲癡，媚亦何獨不然，苟從肝鬲中流出，而

惟恐不適其意，不悅其心，是卽癡矣。况正色以聞之，捐軀以殉之，豈止媚者能之乎？但以人而被以狐之名，人則不堪；以如是之人，而加以狐之號，狐亦與有榮施矣。狐乎狐乎！爾亦能蚩蚩如是乎？

註解

問卿

太僕寺正卿也

桑梓

鄉里也

詰朝

明朝也

燈下美人

瓊州余舜章，少時讀書于某寺，每當風清月白之頃，輒有良夜如何之慨；蓋僅約而未婚也。一夕，篝燈展卷，方將肄業，忽燭光閃閃如人，意爲寺僧，視之，無所見，良久復然。余心疑，掩卷伺之；又許時，其狀若煙而慘淡，倏有倏無，莫能摹擬。余素以膽力自雄，審知爲鬼物，益伺之。久之，較前益真，但具體而微。又久之，甫露半面，至夜分全形現矣。余亟視之，綠髮翹然，紅姿綽約，美人也。余卽起，揖而進之曰：「鬼乎仙乎？何示人以詭異如此？余狂生余舜章

是也。如不棄，當剪此短燭，少賜晤言！」美人微笑曰：「何遽唐突如此？予實鬼也。知君有渴疾，敬爲相如來獻良方，豈以陰濁之質，而更冒自媒之恥哉？」余聞言，以其貞鬼，改容詢之？美人曰：「妾生前少有薄德，上帝鑒之，命掌祿籍。邇來因月老耄荒，所配多失閨人意，勅妾襄贊其事；於是赤繩所繫，鮮有朱淑貞李易安之事矣。」余驚曰：「若然！則卿固氤氳使之流亞也，豈予亦有韋固之緣，煩子預告耶？」美人曰：「非也！老人口刻，幾傷人伉儷事，妾不忍爲。但妾往來雲路，竊見郎君對月臨風，時有不豫之色；蓋緣洞房有待，雖庶士不免標梅之嘆耳。妾有良策，故來敬陳於郎君。」余聞之，色甚喜，因折節求之！美人出一朱符曰：「援琴之拂，良非君子所宜，妾亦不敢於導引。然郎君之婦，非始生三歲者，未嘗不可以相邀，欲速則速之，早爾數年婚嫁，固不妨也。」余又細詢其說！美人笑曰：「郎君勿絮絮，第置此於枕函，若所請者卽至矣。」徑置符於牀頭，倏忽如煙而逝。余正無聊賴，姑試之，甫就枕衾，卽夢其父母爲卜吉

賣妻鬻父
孝也不背
所天貞也
乃觀者如
堵牆竟無
人援之以
手余以一
介寒儒仗

，遣使親迎。俄而彩輿至門，牽紅入室，而嘉禮告成。比視新婦，貌甚麗，而酷似美人，欣幸之餘，亦不以介意，歡然同夢，樂且未央；春色已酣，交頸而息。及轉側，而寺鐘聒耳，山僧已來送茶，呼曰：「余相公！作何好夢？日高猶不明眸也？」余笑而起，晝猶念念不忘，其心益不在讀。及夕早寢，婦亦親狎，不再如昨之羞澀矣。蓋余所問名者，爲邑中某家女，耳食其有殊色，故信之。自此溫柔鄉深入，益慕睡鄉，朝冀暮，暮怯朝，恨不得中山酒，爲千日醉。久之，當晝而寐，婦亦刺繡其側，笑語甚歡，遂不復欲覺。未幾，某家以余甚貧，且鏡臺久而未下，竟別字。余生之父母，亦無如何。余亦爲之悒悒，而夢則未絕也；第形神精魄，咸爲所耗，漸以痿憊，遂終日昏昏皆夢矣。一日，強起如市，見鬪者二人，一人被毆幾殆，環如堵牆者，僅作壁上觀，竟無人能爲之解。余不忍，前詰其由？毆者素識余，忿忿言曰：「渠售婦與余爲小妻，旣而悔之，所欠者又悍不肯還，故毆之以洩吾忿。」余詢被毆者值幾何？答曰：「因葬父無資，祇貸渠青

義拯之其
善實屬非
細宜乎挽
問天心而
致富貴長
年之報也

妖五貫耳。婦不忍別，日涕泣，惟願死，誰賴渠也？」余躊躇自念，事關節孝，當思有以保全之。因計囊囊，尙餘二金，暫貸於寺僧，可足其數，甘淡泊半月，亦無害耳。乃謂毆者曰：「汝欲金乎？欲人乎？」毆者稔余爲寒儒，諒不能豪邁；姑應之曰：「渠婦貌不揚，予亦不願成好事，但不得金，情實不甘！」余笑曰：「若然，請從予去，償若金。」觀者皆踴躍曰：「余相公爲此義舉，陰德無量矣！」因極力慫恿，毆者自悔失言，而迫於衆議，亦帖耳相從；惟被毆者感激至流涕，誓以死報！相隨入寺，余爲僧言，僧亦重余義，慨然相假，并出所有者，傾囊付之，因焚其券，被毆者稽首流血。其紛旣解，余至夕就寢，竟無所夢，心疑焉，竊怪其符不再靈，默祝美人，思以詢之。宵半果來，赧然謂余曰：「嚮昔所云，皆誑君也。妾一縊死鬼，何由司人間婚牘。緣知君祿命淺薄，不久亦入鬼道，妾欲結未死緣以爲泉下伴侶，特慮見疑，未敢冒昧，故假君家新婦，得以夢中爲歡；近今相會者，實妾也。日者，君以一時惻隱，保全孝子貞姬，土神上

奏，福祿俱崇，壽且耄耄不止，妾不敢再爲君崇，微迹伏藏。今承召詢，靦顏自陳，言之不禁忸怩」因更太息曰：「欺罔之罪，固已無辭；燕婉之情，猶希垂念；妾將爲君返去珠，以成雙璧，慎毋別覓鸞鳳也。」言訖再拜，披髮吐舌而去。一時狂瞽，幾背前盟，今願仍諸舊好，永無二心，其納之，幸甚！」余廉之，得其實，則女爲鬼崇，時時引帛欲自經，且狂呼曰：「此余少卿妻也，誰敢奪之！」因而後所字者，索還原聘，不敢締姻；故復修好於余。余心知美人所爲，以權詞白於父母，乃許之。期年畢婚，女貌亦亞於美人，余特祕之而不言。又明年，余果連掇巍科，成進士，仕至光祿寺少卿，壽至八十云。

總評「温太真慕其姑妹，因嫁名於友，而自訂之；美人殆師其遺意矣。但恐余生無迴天之善，則新婦必抱不白之冤，使當日聞之，必將欲唾其面。」

註解

相如

卽司馬相如也

不豫

不快也

嘉禮

謂婚禮也

梁少梅

邑人梁少梅，年僅廿四五，美風姿，善談吐，有雅人韻致。一日中元，隨人往城外法覺寺，觀施食。時主壇者爲寂禪師，持戒清高，秉教虔謹，壇前恆有怪異，好事者咸樂觀焉。少梅與其侶二三人，薄暝出邑門，比及寺中，月已上矣。見小兒輩，或以綠荷籠燈，或以青蒿燃炬，跳躍如鬼，不禁莞然。須臾，簫管嗷嘈，幢幡接引，衆僧擁法師登壇，說妙法，散天花，以成孟蘭盛舉；觀者如市，亦都無所見。少梅膽素巨，頓思人煙叢集，鬼何敢來，卽來亦莫能觀止；倘往僻地候之，則法之驗否，當立辨。因而舍其同行，徑趨寺傍小徑，潛身以伺。立未久，俄有黑氣數十百團，其巨如斗，源源而來，皆從自前經過，隱隱若有聲，的是奇觀！少梅復登高以望，其氣至壇卽滅，杳然無蹤，後有繼者，不知幾何。少梅立許時，宵露濕衣，漸不可耐，思回寺前覓其侶，謀所難棲。忽聞笑語聲，如